

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55

## 佛说菩萨本行经 3 卷

[卷上](#) [卷中](#) [卷下](#)

No. 155

### 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上

失译人名今附东晋录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见诸沙门，身心懈怠不勤精进，告阿难言：「夫懈怠者众行之累，居家懈怠，则衣食不供、产业不举；出家懈怠，不能出离生死之苦。一切众事皆由精进而得兴起，在家精进，衣食丰饶、居业益广，远近称叹；出家精进，行道皆成。欲得具足三十七品，诸禅三昧道法之藏，截生死流至泥洹岸无为安乐，当勤精进勤修为本。欲得六度无极，四等四恩，如来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特异之法，六通、三达，成一切智；欲得具足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严净国土教化众生；皆由精进而得成办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乃往过去无央数劫时，有五百长者子，设施大坛，竖立大幡击鼓宣令：『沙门婆罗门、贫穷乞匄，悉当惠与。』五百长者子，各出珍宝、象、马、车乘、衣被、饮食，各随所乏悉皆与之。时，有一贫人，周行诸国至此国中，见五百长者子施立大坛，赈穷济乏周救一切，无所遗惜，而问之言：『汝等布施所作功德，求何等愿？』即便答言：『持此功德欲求佛道。』」

「尔时，贫人重复问曰：『何谓佛道，其法云何？』诸长者子而答之言：『夫佛道者，过于罗汉、辟支佛上，三界特尊，天人之师，无量慈悲无极大哀，普愍五道众生之类犹如赤子，教化一切悉令为善，断绝众生三涂之苦，

度生死海使至泥洹安乐之处。所谓佛者，诸恶永尽诸善普会，无复众垢诸欲都灭，六度无极皆悉满毕，以权方便随时教化而无有极，有十神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奇特之法，三十七品道法之藏而无有极。身紫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六通清彻无所罣碍。前知无穷却覩无极，现在之事靡所不知，三达遐鉴显于十句。有如此德，故号为佛也。』诸长者子等，各各叹佛无量德行，悉皆如是。

「于时，贫人闻佛功德，心自念言：『我今亦欲学习此愿广度一切；加复贫穷无有财宝，当用何等而行布施？』意自念言：『当持己身而用惠施。』作是念已便行索蜜，而用涂身卧于冢间。便作愿言：『今我以身施与一切，若有须肉头目髓脑，我悉与之。持是功德用求佛道广度一切。』

「作是愿已，应时三千大千世界为大震动，诸天宫殿[山\*叵]峨踊没。时，诸天人驰动惶遽。释提桓因即以天眼观阎浮提，见于菩萨在于冢间以身布施，即便来下而欲试之，化作众狗飞鸟走兽，欲来食之。于是菩萨而见众狗诸飞鸟辈来噉其身，心便欢喜无有退转倾动之意。于时，天帝还复释身而赞叹言：『善哉善哉！甚奇难及！所作功德欲求何愿？天帝、梵王、转轮王乎？』

「于是菩萨便起答言：『不求天帝、转轮圣王、魔王、梵王，亦不愿求三界之乐，今我至意欲求佛道。我既贫穷无有财宝可用布施，以身惠施用求佛道，广度一切无量众生。』

「尔时，天帝释、无数诸天，异口同音赞言：『善哉善哉！奇特难及！』时，天帝释便说偈言：

「『欲求最胜道，    不惜其躯命，  
    弃身如粪土，    解了无吾我。  
    虽用财宝施，    此事不为难，  
    勇猛如是者，    精进得佛疾。』

「时，天帝释语菩萨言：『汝大勇猛精进难及，过踰于此五百菩萨所施者，上百千亿倍不可计倍，当先在前而得作佛。』帝释诸天以天香花，而散其上欢喜而去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尔时，贫人者，今我身是。五百长者子，今此弥勒五百菩萨是。我以精进勇猛之故，超诸菩萨所作功德而先成佛，精进勤修不可不逮也。菩萨布施如是。」

于是，阿难及诸比丘，闻佛所说莫不欢喜，为佛作礼，各各精进修建道行。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有一居士财富无数，所有珍宝多于王藏，字摩诃男摩，为人悭贪，不敢衣食，不知布施。若行出时，乘朽故车，结草为盖，着弊故衣，食麩陈谷，未曾美食，食便闭门。时，病困笃遂便丧亡，又无子息，所有财宝，波斯匿王尽夺收去，己身妻女不蒙其恩。波斯匿王往至佛所，稽首佛足却坐常位，问世尊言：「国有居士名摩诃男摩，为人悭贪，不肯布施不知衣食，今者已死，生于何道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堕于卢羯地狱之中，数千万岁受众苦痛；从地狱中出当堕饿鬼，昼夜饥渴身常火燃，百千万岁初不曾闻水谷之名。」王闻佛说心惊毛竖，悲泣哽咽不能自胜。

佛告王曰：「夫为智者能舍悭贪行于布施，现世获佑后世受福。昔过去世此阎浮提有大国王，名迦那迦跋弥，为人慈仁，典阎浮提八万四千诸小国王，有万大臣、二万嫔女、一万夫人，人民兴盛。时，火星运现，太史占之，当旱不雨经十二年。太史白王：『星运变现，举阎浮提十二年中当旱不雨。若不雨者则五谷不收，人民饥饿国欲大荒，当云何耶？』时，王闻之大用愁忧，即勅群臣，召八万四千诸小国王尽来集会，尽皆条疏人民口数，又疏现谷多少斛斗，不问男女豪贵贫贱大小，计人并计日，日与一升粟不得长食。群臣诸王皆悉受教各还本国，宣令所局悉皆如是。

「从是已后天旱不雨，不耕不种无有米谷，人民饥饿死者甚多。群臣白王：『人民饥困，死者甚多。』王告群臣宣令诸国，告勅人民各持十善，虽复身死神得生天快乐自然。诸臣受教咸各宣令：『人民大小皆持十善，其有死者尽得生天。』」

「时，有一人聪明智慧端正无比，见比舍家母与儿共通，其人见之心便不乐，意自念言：『虽得人身作畜生行，色欲所惑，子不识母、母不识子，颠倒上下不相分别，生死之中甚大可畏。』即便剃头而着袈裟，诣于山泽坐禅

思惟：『由有愚痴贪淫瞋恚致有诸行，便受五道生死众苦。若无三毒则无诸行，诸行已灭则不受身，已无有身众苦便灭。』思惟如是，豁然意解诸欲永尽。实时，便得辟支佛道，六通清彻无所罣碍，便自思惟：『我今当受何谁食耶？』观阎浮提一切人民，皆悉饥饿食不可得，唯当往诣大王迦那迦跋弥所而乞食耳。即便飞到大王宫内，从王乞食。王言：『我食齐此，今日便尽。』王自念言：『今我自食，会亦当死；若我不食，亦当死耳。今得值此，神人难遇，我宁不食，饭此快士。』自持食分即便用饭此辟支佛。

「辟支佛食饭已讫，意自念言：『今此大王所施难及，当使其王益加欢喜。』即于王前升于虚空飞腾变化，东踊西没，西踊东没，南踊北没，北踊南没，上方踊下方没，下方踊上方没，经行虚空或坐或卧，身上出水身下出火，身下出水身上出火，自分一身作百作千作万乃至无数，以无数身还合为一。现变已竟从空来下，住于王前而语王言：『汝今所施实为难及，欲求何愿必当与王。』王及群臣夫人嫫女，皆大欢喜，头面着地礼辟支佛足，而求愿言：『今我国土人民饥饿，危困至甚命在旦夕，今我持此最后之食施此快士，持此功德除我国中饥困，唯求此愿。』时，辟支佛即答王言：『当如所愿。』言竟即便飞去。

「应时四方，即便云起合于虚空，便作大风吹地不净，瑕秽粪除悉令化去，便雨自然百味饮食，徧阎浮提。复雨五谷，次雨衣被，次雨七宝，阎浮提内八万四千诸王臣民，皆大欢喜。王告勅群臣宣令八万四千诸王：『各勅所局，一切人民皆持十善。』时，阎浮提五谷丰盛，人民欢喜行于十善，慈心相向如父如母如兄如弟。于时，人民寿终之后尽得生天，无有堕于三恶道者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尔时，迦那迦跋弥者，我身是也。而我尔时，直以一食施辟支佛，现世获福功德如是。因此功德自致成佛，一切众生诸有饥渴苦恼之者，令获道证，安隐快乐使至无为。」时，诸弟子帝王臣民皆大欢喜。

尔时，世尊重告王曰：「一切众生为悭索所缚、悭盖所覆，不知布施获其大报不可称量。自念曩昔过去世时，此阎浮提有城名不流沙，王名婆檀宁，夫人字跋摩竭提。时，国谷贵人民饥饿，加有疫病。时，王亦病，夫人自出祠天，街边有一家，夫行不在时，妇产儿，又无婢使产后饥虚，复无有食饥饿欲死，便自念言：『今死垂至更无余计，唯当还自噉其儿耳，而用济命。』即便取刀适欲杀儿，心为悲感举声大哭。



「尔时，夫人欲还宫中，闻此妇人悲声惨切，怆然怜伤便住听之。而此妇人适欲举刀欲杀其子，便自念言：『何忍噉其子肉？』作是念已便复啼哭。夫人便入其舍就而问之：『何以啼哭？欲作何等？』妇即答言：『无食食之，加复产后身倍虚羸，欲自杀儿用济其命。』夫人闻之心为悼愍，语言：『莫杀其子！我到宫中当送食来。』妇人答言：『夫人尊贵或复稽迟，或能忘之，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踰时节，不如自噉其子以用济命。』夫人问言：『更得余肉食之可不？』答言：『果得济命不问好丑也。』于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，便自愿言：『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济此危厄，不愿作转轮圣王、天帝、魔王、梵王也，持此功德用成无上正真之道。』即便持乳与此妇人。适欲举刀更割一乳，应时三千大千世界为大震动，诸天宫殿皆悉动摇。

「时，天帝释天眼观之，见夫人自割其乳济其危厄。时，天帝释、无数诸天，实时来下住虚空中，皆为悲泣泪如盛雨。于时，天帝住夫人前而便问言：『汝今所施甚为难及，求何愿耶？』夫人答言：『持此功德用求无上正真之道，度脱一切众生苦厄。』天帝答言：『汝求此愿、以何为证？』于是夫人即立誓言：『今我所施功德审谛成正觉者，我乳寻当平复如故。』其乳寻时，平复如故。天帝赞言：『善哉善哉！汝成佛不久。』诸天欢喜，即便现形叹夫人言：『汝今所施得无悔恨？以为痛耶？』答言：『我无悔恨，不以为痛。』天复答言：『若无悔恨，以何为证？』于是夫人便立誓言：『我今所施用求佛道无悔恨者，令我女身变成男子。』立誓已讫，应时女身变为男子。时，诸天神赞言：『善哉善哉！如汝所愿成佛不久。』王及臣民叹甚奇特欢喜无量，是时，国中众病消除，谷米丰贱人民安乐。

「却后国王崩亡，群臣共议当更立王。时，天帝释来下，语群臣言：『跋摩竭提变身化成男子，加有福德，应得为王。』诸臣欢喜即拜为王，人民炽盛国遂兴隆。」

佛告王言：「尔时跋摩竭提者，今我身是。而我尔时，不惜身命，布施如是；现世获报，即变其身成于男子，得绍王位。因是功德，今得成佛普救一切。菩萨行檀波罗蜜，勇猛如是。」

诸弟子、国王臣民，皆大欢喜，为佛作礼而去。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城中有一婆罗门，于城外兴立祠坛设施饮食，请诸婆罗门祠祀已讫，便还入城。时，佛入城乞食，来出道中见佛光相巍巍，欢喜踊跃遶佛一匝作礼而去。时，佛便笑，光从口出遍照十方，上至三十三天，下至大地狱，诸畜生禽兽、诸饿鬼，五道境界莫不蒙明，病者皆愈，牢狱系闭悉得放解。诸天人民见佛光明，欢喜无量来至佛所，以若干花香供养世尊。阿难长跪前白佛言：「今日世尊欣笑如是，愿说笑意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见此婆罗门绕佛一匝者不？」

对曰：「唯然见之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婆罗门见佛欢喜，清淨敬意遶佛一匝。以此功德，从是以后二十五劫不堕三涂，天上人中所生之处快乐无极；竟二十五劫当得辟支佛，名特[打-丁+亲]那祇梨。」阿难及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身心清淨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或发无上正真道者。众会欢喜，为佛作礼，右遶而去。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鬱单罗延国，佛与千二百五十沙门俱，行诣村落。如来色相三十有二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晃煇照耀天地莫不大明。犹如盛月星中特明。时，天盛热无有荫凉，有一放羊人，见佛光相，心自念言：「如来世尊三界之师，涉冒盛热无有荫凉。」即编草作盖用覆佛上，捉随佛行。去羊太远，放盖掷地还趣羊边。佛便微笑，金色光从口中出数千万岐，岐出百千万光，遍照十方，上至三十三天，下至十八地狱，禽兽、饿鬼莫不大明。三界天人见佛光明，应时皆来至于佛所，一切人民及诸龙、阿修伦，无数众会，皆大欢喜，持香花伎乐供养如来。阿难长跪前白佛言：「佛不妄笑，愿说其意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此放羊人不？」

对曰：「唯然见之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放羊人以恭敬之心，而以草盖用覆佛上。以此功德，十三劫中，天上世间生尊贵处，常自然有七宝之盖而在其上；命终之后不堕三恶道中。竟十三劫出家为道，成辟支佛，名阿耨婆达。」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或得道迹、往来、不还、无着之证，成辟支佛，或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或得立不退转地者。众会欢喜，为佛作礼而去。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佛尊弟子名舍利弗，昼夜六时，常以道眼观于众生，应得度者輒往度之。王波斯匿有一大臣，名曰师质，财富无量，应时得度。时，舍利弗，明日晨朝着衣持钵，往诣其家而从乞食。于是师质见即作礼，问讯请命入坐施設床座饭食。时，舍利弗，食讫澡手漱口，为说经法：富贵荣禄众苦之本，居家恩爱犹如牢狱之中，一切所有皆悉非常，三界尊贵犹如幻化，五道生死转贸身形无有吾我。

师质闻法心意悚然，不慕荣贵不乐恩爱，观于居家犹如丘墓，便以居业一切尽以付其弟，便剃须发而着袈裟，便入深山坐禅行道。其妇愁忧，思念前夫不顺后夫。后夫问言：「居家财产珍宝甚多，何所乏短常愁不乐？」

其妇报言：「思念前夫是以愁耳。」

其夫复问：「汝今与我共为夫妇，何以昼夜思念前夫？」

妇复答言：「前夫心意甚好无比，是以思念。」

其弟见嫂思念，恐兄返戒还夺其业，便语贼帅：「雇汝五百金钱，斫彼沙门头来。」

贼帅受钱，往到山中见彼沙门。沙门语言：「我唯弊衣无有财产，汝何以来？」贼即答言：「汝弟雇我使来杀汝。」沙门恐怖便语贼言：「我新作道人，又未见佛不解道法，且莫杀我！须我见佛少解经法，杀我不迟。」贼语之言：「今必杀汝不得止也。」沙门即举一臂而语贼言：「且斫一臂，留我残命使得见佛。」时，贼便斫一臂持去与弟。

于是沙门便往见佛，作礼却坐，佛为说法：「汝无数劫久远以来，割夺其头手脚之血，多于四大海水，积身之骨高于须弥，涕泣之泪过于四海，饮亲之乳多于江海，汝从无数劫以来不但今也。一切有身皆受众苦，一切众苦皆从习生，由习恩爱有斯众苦，痴爱已断不习众行，不习众行便无有身，已无有身众苦便灭，唯当思惟八正之道。」于是沙门闻佛所说豁然意解，即于佛前得阿罗汉道，便放身命而般涅槃。

贼担其臂往持与弟，弟便持臂着于嫂前，语其嫂言：「常云思念前婿，此是其臂。」其嫂悲泣哽咽不乐，便往白王。王即推按，如实不虚。便杀其弟。

诸比丘有疑，问佛：「而此沙门前世之时，作何恶行今见斫臂？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罗汉道？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乃昔过去世波罗奈国，尔时，有王名婆罗达，出行游猎驰逐走兽，迷失径路不知出处。草木参天，无余方计而得来出，大用恐怖，遂复前行，见一辟支佛。王问其言：『迷失径路从何得出？军马人众在于何所？』时，辟支佛臂有恶疮不能举手，即便持脚示其道径。王便瞋恚：『此是我民，见我不起，反持其脚示我道径？』王便拔刀斫断其臂。时，辟支佛意自念言：『王若不自悔责以往，当受重罪无有出期。』于是辟支佛即于王前，飞升虚空神足变现。时，王见之以身投地，举声大哭悔过自谢：『辟支佛！唯愿来下受我忏悔。』时，辟支佛即便来下受其忏悔。王持头面着辟支佛足，作礼自陈：『唯见矜愍受我忏悔，愿莫使我久受苦痛。』时，辟支佛便放身命入于无余涅槃。王便收取耶旬起塔，花香供养，常于塔前忏悔求愿而得度脱。」

佛言：「尔时王者，此沙门是。由斫辟支佛臂，五百世中常见斫臂而死，至于今日。由忏悔故不堕地狱，解了智慧而得度脱成阿罗汉道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一切殃福终不朽败。」

诸比丘闻佛所说，莫不惊悚，头面作礼。

昔佛在阿耨达池告五百阿罗汉：「汝等各各自说前世宿行今得成道。」时，诸阿罗汉承佛教诲，各各自说宿行所作功德。

时，有阿罗汉名婆多竭梨，自说：「前世无央数劫，时世有佛，名曰定光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有大慈哀众佑一切，为于众生作大依怙，兴出于世，教化人天皆令成道，乃取灭度，分布舍利起于塔庙。法欲末时，我为贫人，无余方业穷行采薪，遥见大泽中有塔寺甚为巍巍。我时见之，心用欣然踊跃难量，即便行往到其塔所，瞻覩所像欢喜作礼。见诸狐狼飞鸟走兽在中止宿，草木荆棘不净满中，迥绝无人，无人行迹无供养者。而我覩见心用怆然，不晓知如来威神功德之法，但以欢喜诛伐草木，及于扫除不净尽去。扫塔已讫，一心欢喜绕之八匝，叉手作礼而去。持此功德，寿终之后得生第十五光音天上，以众名宝用为宫殿光明晃煇，于诸天中特为巍巍不可计量。尽其天寿，而复百返为转轮圣王，七宝自然典主四域。复毕其寿，常生国王大姓长者家，财富无数面容



殊妙无有双比，人见欢喜莫不爱敬。欲行之时，道路自净，虚空之中雨散众花。用此恭敬生处自然，一阿僧祇九十劫中回流宛转，常生天上及与人中，尊荣豪贵封授自然不堕三涂。我忆此事大自雅奇，今我最后福愿毕满，遭值释师三界中雄，入于尊法便成沙门，六通清彻无不解达，诸欲永尽得成罗汉，无复恼热冷而无暖，其心清净获于大安。若有能于佛、法及与众僧所作如毛发之善，所生之处受报弘大无有穷极。自念往古所作德行报应如是者乎。」婆多竭梨于佛前，自说宿行已，为佛作礼却住一面。

昔佛初得道，惟念：「众生愚痴倒见刚强难化，吾设当为说法者，谁肯信受？不如取般涅槃。亦无有来请佛说法者。」梵天知佛意欲取涅槃，即与无数梵众，如人屈伸臂顷，来至佛所，头面作礼，遶佛三匝，长跪叉手前白佛言：「三界众生盲冥甚久，大圣出现。唯愿世尊！以大慈大悲无量哀，愿受我请、必受我请，开演法藏施慧光明。」

佛告梵天：「众生难寤迷惑倒见，吾设当为说其经法，谁肯信受？吾不如早取泥洹。」

于是梵天重复请曰：「三界众生为久在幽冥，亿百千劫乃有佛耳，犹优昙钵花时时乃有，佛亦难值。唯愿如来重加大哀，开寤愚痴，愿说经法。世尊往昔无数劫来，放舍身命头目髓脑肌肉骨血国城妻子，施与一切，为众生故起大弘誓，当为众生作大光明。」

「乃昔过去无央数劫。时阎浮提有大国王，名度阇那谢梨，慈仁勇猛端正第一，典主八万四千诸国，其国丰盛人民安乐。尔时，国王处于正殿坐自思惟：『夫人在世尊荣豪贵富乐自然，皆由先世施行众善、修习智慧，以是之故今致自然；已得自然，迷惑色欲，不惟非常，不知更绍来世之福，犹如畜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。夫为智者，唯当修习智慧正法日新之益。』作是思惟已便告傍臣：『命请中有智慧者为吾说法，我欲闻之。』群臣受教，遣使四出诸国，命请聪明大智慧者。」

「时，有一婆罗门，学问广博智慧第一，来应王命。群臣白王：『今有婆罗门，聪明博达来在门外。』王闻欢喜即出奉迎，头面作礼施設宝座，供施甘饌食讫澡漱。王语婆罗门言：『久闻有德，故远相屈，唯愿大仙为说经法。』答言：『我学以来积年勤苦，大王云何直尔欲闻？』王语婆罗门言：『欲须国城珍宝，随意所欲，悉当相给。』答言：『我亦不用珍宝、国城、

妻子、象马，大王若能剝其身肉用作千灯，若能尔者当为说法，不能尔者经法难闻。』

「王自念言：『无数劫来丧身叵计未曾为法，今为法故以身为灯，甚为快善。』王大欢喜，答婆罗门言：『如汝所勅，即当奉行，不敢违命。』婆罗门言：『能尔者大善！何时当为？』王复答言：『却后七日乃当为之。』王勅群臣告下诸国大王：『却后七日为闻法故，当于身上而燃千灯；诸欲来见王者，皆悉集于大国。』羣臣受教，同时遣使下八万四千诸国：『大王却后七日当于身上而燃千灯；诸王臣民诸欲来见王者，疾来驰至集于大国。』

「当是之时，诸王臣民，闻之惊愕如丧父母，哀[口\*罍]涕泣动阎浮提。诸王臣民悉来集会，王勅语傍臣：『于大广博平坦之地设施座席。』群臣奉命，实时于广博地设施床座。时，王饭已与诸夫人、二万嫫女、一万大臣导从前后，王于座所王处正座，诸夫人嫫女及诸王群臣人民，皆悉同时腹拍王前，同声白王言：『唯愿天王大慈大悲无量大哀！以我等故，莫于身上而燃千灯。』王答谢诸王臣民夫人嫫女：『吾从无央数劫，五道生死坏身无数，未曾为法丧身命也。今为法故以身作灯，持是功德用求佛道，普为十方无量众生作大光明，除去众生三毒痴冥。吾成佛时，当为汝等施慧光明照除生死，开涅槃门入安隐法。汝等莫却我无上道心。』时，诸会者皆悉默然。

「于是大王即便持刀授与左右，勅令剝身作千灯处，出其身肉深如大钱，以酥油灌中而作千灯。安炷已讫，语婆罗门言：『先说经法，然后燃灯。』而婆罗门，为王唯说一偈言：

「『常者皆尽，        高者亦墮，  
        合会有离，        生者有死。』

「王闻偈已欢喜踊跃，告诸群臣、夫人嫫女，皆悉受诵，即便疏偈题着诸门街陌里巷，勅诸人民皆令讽诵，下阎浮提诸王臣民亦令讽诵。于是大王告婆罗门：『今可燃灯。』王便立誓：『今为法故以身为灯，我不求作圣王上至天帝及诸天王世界荣乐，亦不求二乘之证，持是功德愿求无上正真之道，普为十方五道众生，作大法光明照于众冥。』尔时，国王发是愿已，实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上至首陀会天，一切宫殿皆悉震动。时，诸天人甚大惶怖：『是何瑞应令地大动？』即以天眼观阎浮提，见于菩萨为于法故，身燃千灯发于弘誓。是使尔耳。

「时，诸天天人皆悉来下，而见菩萨身燃千灯，无数诸天悲泣雨泪。时，天帝释住于王前，赞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为于法故不惜身命，欲求何等？』菩萨答言：『我亦不求转轮圣王、天帝、魔王及梵天王，色声香味，亦不求罗汉、辟支佛，持是功德用求无上正真之道，普为十方无量众生施慧光明，照除众生三毒痴冥，令离众苦至泥洹安乐。』」

「时，天帝释复问王言：『身燃千灯，得无痛恼而有悔耶？』王答天帝：『不以为痛，亦无悔恨。』天帝重问：『若无悔恨，以何为证？』于是国王便自誓言：『而我今日为于法故身燃千灯，持是功德用求无上正真之道。审当成佛者。千灯诸疮即当除愈，身即平复无有疮痂。』作是语已，身即平复无复疮痂，端正姝好过踰于前。」

「时，天帝释、无数诸天、国王群臣、夫人嫔女、无量庶民，异口同音悉赞叹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叹未曾有，欢喜踊跃，皆奉行十善之教。」佛言：「尔时国王者，则我身是，时婆罗门者，调达是。菩萨求习智慧，精进如是。」

## 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上

丹藏以此卷为下卷，以中为上，以下为中。今详始末，丹藏错耳。

## 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中

失译人名今附东晋录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有贤者名曰须达，居家贫穷无有财产，至信道德。往至佛所，头面作礼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听说经法。佛问须达：「在家之士当行布施、不布施也？」

须达白佛：「当行布施。多布施耶？小布施也？当以好意而布施耶？以不好意而布施乎？」

佛告须达：「夫于布施，所施虽多而获报小；布施虽小而获报多。何谓施多而获报小？虽多布施，而无至心、无恭敬心，不大欢喜、贡高自大；所施之人，信邪倒见、非是正见，不得快士；所施虽多而获报小。犹如耕田薄地之

中，下种虽多，收实甚小。何谓施小而获大福？所施虽小，欢喜与、净洁心与、恭敬与、不望报与；所施之人，复得快士，佛及辟支佛、沙门四道，应正见者；所施虽小获报弘大。犹如良田，所种虽小收实甚多。」

佛告须达：「吾自忆念过去世时，此阎浮提有转轮王，名波陀颯宁，王有千子，主四天下，此阎浮提有八万四千国。时，有一婆罗门名曰比蓝，身体金色端正无比，聪明智慧，天地变运医方镇压，上知天文，下察地理，中知人情，一切典籍靡不贯达，为人仁爱慈愍一切。王甚爱敬，八万四千诸王及国人民，亦皆恭敬以为师主。比蓝大师为是大王，非是波陀颯宁。何以故？波陀颯宁王治国正民，一一咨启比蓝大师，尔乃教化，诸王臣民莫不欢喜。于时，大王而从比蓝启受经典，亦复宣告八万四千诸小国王、群臣太子、一切人民，皆从比蓝咨受经典习学智慧。诸王臣民皆从比蓝启受经典，莫不欢喜，皆言：『此是梵天来化我等，为于好事。非是凡人。』」

「于时，八万四千诸王受学智慧，心意开解皆大欢喜。八万四千诸小王人，持一白象金银绞络，骏马一疋亦金银绞络，牛一头亦金银绞络，妙女一人亦端正无比，七宝璎珞服饰姝好，金钵盛银粟，银钵盛金粟，琉璃钵盛金粟，颇梨钵盛金粟，以金为车七宝庄饰，各各皆尔有八万四千，以用贡上比蓝大师。」

「尔时，大王波陀颯宁，闻诸小王贡遗比蓝，大用欢喜：『我亦当复贡上比蓝大师财宝。』实时，庄严八万四千玉女之等，七宝珠玑服饰姝妙璎珞其身，八万四千白象纯金绞络饰，八万四千疋马亦金银绞络，八万四千头牛尽金庄校，八万四千金钵盛银粟，八万四千银钵盛金粟，八万四千琉璃钵盛金粟，八万四千颇梨钵尽盛金粟，八万四千乘车尽金绞饰，用上比蓝。比蓝受已，念此财宝象马车乘一切所有，皆悉非常而不坚固，白大王言：『财产所有皆悉非常磨灭之法，我不用之，意欲布施济诸穷乏。』」

「王闻其言大用欢喜，告勅群臣击鼓宣令：『阎浮提内，贫穷孤老、婆罗门梵志皆悉来集，比蓝即设大檀。』人民闻令云兴而集，强弱相扶皆悉来至。于时，比蓝欲澡婆罗门手，倾于军持而水不出，大用愁忧。『今我大祠将有何过？意不清净？所施不好？以何等故而水不出？』实时，天人于虚空中语比蓝言：『汝今布施大好无比，其心净洁无能过者，汝之功德天下第一无过上者，但所施人尽是邪伪倒见之徒，非是清高快士之辈，而不堪任受汝澡敬，以是之故水不出耳。』于是比蓝闻天人语，意便开解即作誓言：『今我



所施用成无上正真之道，审如所愿者，令我泻水当堕我手中。』作誓愿已讫，便倾澡瓶，水即来出自堕掌中。诸天空中赞言：『善哉善哉！如汝所愿成佛不久。』

「尔时，比蓝布施贫乏，衣被饮食一切所须。十二年中，象马珍宝玉女之等，尽用布施无所藏积。」

佛告须达：「尔时比蓝婆罗门者，今我身是。而我尔时，所施亦好、其心亦好，受者不好，所施虽多获报甚少。而今我法真妙清净、弟子真正，所施虽少获报甚多。于是比蓝十二年中所作布施，及阎浮提一切人民行于布施，计其功德，不如布施一须陀洹人，其福甚多过出其上。设施百须陀洹并前比蓝所施阎浮提人，所得福报，不如施一斯陀含人，其福甚多亦过其上。正使施百斯陀含、百须陀洹、及前比蓝施阎浮提人，所得福报、不如施一阿那含人，其福倍多过出其上。施百阿那含人、百斯陀含、百须陀洹，并前比蓝阎浮提人，所得福报，不如施一阿罗汉，其福甚多过出其上。正使施百罗汉、百阿那含、百斯陀含、百须陀洹，并前比蓝阎浮提人，所施功德，不如施一辟支佛，其福甚多过出其上。正使布施百辟支佛、百阿罗汉、百阿那含、百斯陀含、百须陀洹，及前比蓝施阎浮提人，所得功德，不如起塔、僧房精舍，衣被床卧饭食供养，过去当来今现在，四方众僧沙门道士，给其所须，计其功德，过前所作功德者上。虽起塔僧房精舍，施辟支佛、阿罗汉、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须陀洹、并前比蓝阎浮提人，所作布施福德，不如施佛一人，功德甚多不可复计。虽供养佛，起塔僧房精舍，及辟支佛、阿罗汉、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须陀洹，并前比蓝阎浮提人，所施功德，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归、八关斋，若持五戒，所得功德，踰过于前所施福德，百千万倍不可为喻。复以持戒之福，并合集前一切施佛功德及辟支佛、四道之等，合前比蓝阎浮提人所施福德，不如坐禅慈念众生经一食之顷，所得功德，踰过于前百千万倍。踰前比蓝阎浮提人所作布施，及施四道、辟支佛，起塔僧伽蓝，上至施佛，持戒坐禅慈念众生，合集其德，不如闻法执在心怀，思惟四谛、非常苦空非身之法、泥洹寂灭，比前所作一切功德，最尊第一无有过上。」

于是须达闻法踊跃无量，身心清净得阿那含道。唯有五金钱，一日持一钱施佛，一钱施法，一钱施僧，一钱自食，一钱作本；日日如是，常有一钱在，终无有尽。即受五戒，长跪白佛言：「我今日欲心已断，处在居家当云何也？」

佛告须达：「如汝今日心意清净无复爱欲，汝还归家问诸妇女：『今我欲心已灭，汝等各从所乐。须夫婿者恣从所好，若欲在此当给衣食。』」

须达受教，为佛作礼，便还归家问诸妇女：「我今爱欲都已永尽无复欲事，汝等若欲须夫婿者各随所好，欲在此者供给衣食令无乏少。」诸妇女等各各从意随其所乐。

时，有一妇人，炒谷作麩，有牂抵来挫炒麦，不可奈何，捉[打-丁+剔]火杖用打牂抵，杖头有火着羊毛住，羊得火热用揩象廐，象廐火然并烧王象，象身烂破便杀猕猴用拍象身。天子空中而说偈言：

「瞋恚鬪诤边，    不当于中止，  
羯羴共相抵，    蝇蛾于中死。  
婢共牂抵鬪，    猕猴而坐死，  
智者远嫌疑，    莫与愚人止。」

波斯匿王勅臣作限：「自今以去，夜不得燃火及于灯烛，其有犯者罚金千两。」尔时，须达得道在家昼夜坐禅，初人定时，燃灯坐禅，夜半休息，鸡鸣复燃灯坐禅。伺捕得之，捉灯白王：「当输罚负。」须达白王：「今我贫穷无百钱产，当用何等输王罚负？」王瞋勅使闭着狱中：「即将须达付狱执守。」四天王见须达被闭在狱，初夜四天王来下语须达言：「我与汝钱用输王罚，可得来出。」须达答言：「王自当欢喜意解，不须用钱。」为四天王而说经竟，天王便去。到中夜天帝释复来下就而见之，须达为说法竟，帝释便去。次到后夜梵天复下见于须达，便为说法，梵天复去。

时，王夜于观上见狱上有火光，时，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语须达：「坐火被闭而无惭羞，续复燃火。」须达答言：「我不燃火，若燃火者当有烟灰表式。」复语须达：「初夜有四火，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，后夜复有一火遂倍于前；言不燃火，为是何等？」须达答言：「此非是火也。初夜四天王来下见我，中夜第二天帝来下见我，后夜第七梵天来下见我，是天身上光明之焰，非是火也。」使闻其语即往白王，王闻如是心惊毛竖。王言：「此人福德殊特乃尔，我今云何而毁辱之？」即勅吏言：「促放出去，勿使稽迟。」便放令去。

须达得出往至佛所，头面作礼却坐听法。波斯匿王即便严驾寻至佛所，人民见王皆悉避坐而起，唯有须达心存法味，见王不起。王心微恨：「此是我民，怀于轻慢见我不起。」遂怀愠心。佛知其意，止不说法。

王白佛言：「愿说经法。」

佛告王言：「今非是时，为王说法。云何非时？人起瞋恚忿结不解，若起贪淫耽荒女色，憍贵自大无恭敬心；其心垢浊，闻于妙法而不能解，以是之故，今非是时，为王说法。」

王闻佛语意自念言：「坐此人故，令我今日有二折减，又起瞋恚不得闻法。」为佛作礼而去，出到于外勅语左右：「此人若出直斫头取。」作是语已，应时，四面虎狼师子毒害之兽，悉来围绕于王。王见如是，即大恐怖还至佛所。佛问大王：「何以来还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见其如是恐怖来还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识此人不？」

王曰：「不识。」

佛言：「此人以得阿那含道，坐起恶意向此人故，是使尔耳。若不还者，王必当危不得全济。」

王闻佛语即大恐怖，即向须达忏悔作礼，羊皮四布于须达前。王言：「此是我民，而向屈辱实为甚难。」须达复言：「而我贫穷，行于布施亦复甚难。」

尸罗师质为国平正，为贼所捉。贼语之曰：「言不见我，我当放汝；不者杀汝。」尸罗师质意自念言：「今作妄语为非法事，若堕地狱谁当放我？」作是思惟便语贼言：「宁斫我头终不妄语。」贼便放之。危害垂至，不犯妄语慎行正法实为甚难。

复有天名曰尸迦梨，复自说：「我受八关斋，于高楼上卧。有天玉女来至我所，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实为甚难。」

于是四人各各自说如是，即于佛前而说颂曰：

「贫穷布施难，豪贵忍辱难，  
危嶮持戒难，少壮舍欲难。」

佛说偈已重说经法，王及臣民皆大欢喜，为佛作礼而去。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祇比留畔迦兰陀尼波僧伽蓝，优连聚落有一泉水，中有毒龙名曰酸陀梨，甚大凶恶，放于雹霜，伤破五谷令不成熟，人民饥饿。时，有婆罗门，呪龙伏之令不雹霜，五谷熟成。经有年载，此婆罗门，遂便老耄呪术不行。尔时，有壮婆罗门，呪术流利举声诵呪，云便解散令不雹霜，五谷丰熟。人民欢喜，语婆罗门：「在此住止，当共供给令不乏少。」婆罗门言：「可。」便住。于彼常共合斂，输婆罗门不使有乏。

自佛来入国广说经法，人民大小咸受道化得道甚多。诸龙鬼神皆悉为善不作恶害，风雨时节五谷丰贱，更不供给婆罗门所须。婆罗门往从索之，诸人民辈逆更唾骂而不与之。时，婆罗门心起瞋恚：「蒙我恩力而得饱满，反更调我。」欲得破灭人民国土，便问人言：「求心所愿云何得之？」人语之言：「饭佛四尊弟子，必得从愿如心所欲。」

时，婆罗门即设饭食，请大迦叶、舍利弗、目连、阿那律，饭是四尊至心作礼求心所愿：「我今持此所作福德，愿使我作大力毒龙破灭此国，必当使我得此所愿。」

时，舍利弗道眼观之求何等愿？知婆罗门心中所念愿作毒龙欲灭此国。时，舍利弗语婆罗门：「莫作此愿，用作龙蛇害恶身为？若欲求作转轮圣王，若天帝释、魔王、梵王，尽皆可得；用此恶身不好愿为？」

时，婆罗门答舍利弗言：「久求此愿适欲得此，不用余愿。」时，婆罗门举手五指水即流出。时，舍利弗见其意坚，证现如此，默然而止。

时，婆罗门及妇、二儿俱愿作龙，死受龙身，有大神力至为毒恶，便杀酸陀梨龙夺其处住，便放风雨大堕雹霜，伤杀五谷唯有草秸，因名其龙阿波罗利。妇名比寿尼，龙有二子，一名玃鄯尼，人民饥饿死者甚多，加复疫病死者无数。



时，阿闍世王往至佛所，头面作礼长跪白佛：「国界人民为恶龙疫鬼所见伤害，死者无数，唯愿世尊大慈大悲怜愍一切，唯见救护禳却灾害。」佛即可之。

尔时，世尊明日晨朝，着衣持钵入城乞食，诣于龙泉食讫洗钵，洗钵之水澍于泉中。龙大瞋恚即便出水，吐于毒气吐火向佛，佛身出水灭之；复雨大雹，在于虚空化成天花；复雨大石，化成琦饰；复雨刀剑，化成七宝；化现罗刹，佛复化现毘沙门王，罗刹便灭。龙复化作大象鼻捉利剑，佛即化作大师子王，象便灭去。适作龙像，佛复化作金翅鸟王，龙便突走。尽其神力不能害佛，突入泉中，密迹力士举金刚杵打山，山坏半堕泉中。欲走来出，佛化泉水尽成大火。急欲突走，于是世尊蹈龙顶上，龙不得去。龙乃降伏，长跪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日特见苦酷。」佛告龙曰：「何以怀恶苦恼众生？」龙便头面作礼稽首佛足，长跪白佛言：「愿见放舍，世尊所勅我当奉受。」佛告龙曰：「当受五戒为优婆塞。」龙及妻子尽受五戒为优婆塞，慈心行善不更霜雹，风雨时节五谷丰熟，诸疫鬼辈尽皆走去向毘舍离。摩竭国中人民饱满，众病除愈遂便安乐。

毘舍离人民疫病死者甚多，闻摩竭国佛在其中降伏恶龙疫病消灭，毘舍离王即遣使者往至佛所。于是使者前至佛所，稽首佛足长跪白佛言：「王故遣我来，稽首问讯如来大圣！我国疫死者甚多，唯愿世尊！大慈怜愍临覆我国，劳屈光威望得全济。」

毘舍离国与摩竭国素有怨嫌，阿闍世王闻毘舍离国疫鬼流行，大用欢喜。尔时，世尊告毘舍离使：「我以先受阿闍世王九十日请，而今未竟，汝自往语阿闍世王。」使白佛言：「二国素有怨嫌，我今往到必当见杀。」佛告使言：「汝但为佛作使，终无有能杀汝者也。」佛重告使言：「语阿闍世王：『杀父恶逆之罪，用向如来改悔故，在地狱中当受世间五百日罪，便当得脱。』」

使即受教往诣王门，王及群臣闻毘舍离使在于门外，咸共瞋恚，皆共议言：「当截其头、刖其耳鼻，碎其身骨当使如面。」使入到殿前大唱声言：「世尊遣我到大王边。」闻是佛使，皆各欢喜。王问使言：「佛遣汝来，何所告勅？」使便答言：「佛谢大王。所作恶逆杀父之罪，用向如来忏悔之故，在于地狱当受世间五百日罪，便当得出。唯当自责改往修来，莫用愁忧。」王闻是语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：「我造逆罪，在于地狱为有出期。」即遥向佛

稽首作礼。王语使言：「汝能为我致此消息，快不可言。欲求何愿，恣当与汝！」使白王言：「毘舍离国疫病流行，欲得请佛光临国界望得全济，唯愿大王听佛使去。」王即可之，便报使言：「语汝大王，我从城门到恒水边，修治道路以花布地，罗列幢幡到恒水边，举国兵众侍送世尊到恒水边；汝亦当从毘舍离城平治道路而散花香，罗列幢幡到恒水边，举毘舍离臣民兵众，尽来迎佛到恒水边。若能尔者听佛使去，不能尔者不放使去。」

毘舍离使闻王所使，欢喜踊跃，即便辞还到于佛所，头面作礼白佛如是。佛即可之。

使便辞佛作礼而去，还毘舍离白王如是。王闻所言大用欢喜：「我曹国中亦须种福。」即便宣令平治道路，从于城门到恒水边悉令清静，布散诸花、烧众名香、竖诸幢幡，毘舍离王举国臣民，椎钟鸣鼓作众伎乐，到恒水边迎佛世尊，持五百宝盖贡上世尊。

摩竭国王亦复宣令：「修治道路悉令清静，布散花香、竖诸幢幡到恒水边。」与诸臣民举国兵众，椎钟鸣鼓作众伎乐震动天地，持送世尊到恒水边，以五百宝盖奉上世尊。

四天王、忉利天王上至化应声天王各各皆与无数诸天，各贡天上异妙珍琦、杂种花香、若干伎乐，持五百宝盖来贡上世尊。第七梵天王上至首陀会天，是诸天王各与无数诸天子等，各贡天上杂妙香花若干伎乐，持五百宝盖贡上世尊。毘摩毘罗阿须伦王，与无央数阿须伦民，持于众宝杂种花香、若干伎乐，五百宝盖来奉上佛。娑竭龙王与无数诸龙眷属，各贡若干种香、作众伎乐，五百宝盖来奉上世尊。合三千盖，唯留一盖，余盖受之。所留一盖者，持用覆护后诸弟子，令得供养。

当于尔时，诸天、人民、龙、阿须伦，不可称计来至佛所，毘舍离王及诸臣民，皆言：「今佛当渡恒水，我曹当共作五百船使佛渡水。」摩竭国王及诸臣民，亦言：「今日佛当渡水，我曹亦当作五百船令佛渡水。」诸天亦各作五百宝船，诸阿须伦亦复共作五百宝船。于时，诸龙自共编身作五百桥，欲令世尊蹈上而渡。

尔时，世尊见于诸天、一切人民、龙、阿须伦，各各欢喜有恭敬心，欲使众生普得其福，即便化身遍诸船上；诸天，人民，龙，阿须伦，皆各自见如来世尊独在我船不在余船。于是如来渡水已竟，无数诸天爰塞虚空，散众名

花、烧异妙香、作诸伎乐，人及诸龙并阿须伦，皆亦如是散众名华、烧众杂香、作诸伎乐，娱乐世尊欢喜无量。

于时，如来观于三界诸天人民，心怀欢喜踊跃无量供养如来，世尊将欲说于前世本所修行菩萨道时，即便微笑，五色光明从口中出，光有五分，一一光头出无数明，一一光头有宝莲花，一一花上皆有化佛，一分光明上照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三界诸天见其光明，又覩化佛皆悉欢喜，各离欲乐、来诣化佛所听说经法。无量诸天闻说经法欢喜踊跃，皆各得道迹、往来、不还、无着证者，发大道意入不退转者。

一分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在人道者，光明化佛弥漫世界，一切人民见其光明又覩化佛，瞋恚盛者忿意消灭皆发慈心，淫火盛者欲心消除观其瑕秽，愚痴盲冥皆悉醒寤解四非常，牢狱系闭悉皆放解，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，哑者能语，拘躄者得手足，癱残百病皆悉除愈。一切人民莫不欢喜，各离所乐来诣佛所。时诸化佛各各说法，心意开解，或得道迹、往来、不还、无着之果，发于无上正真道意，坚住大乘不退转者，不可称计。

一分光明照于一切饿鬼境界，光明化佛悉遍饿鬼境界之处，诸饿鬼等见佛光明，自然饱满无有饥渴，身心清净无诸恼热。闻其说法皆悉欢喜慳垢消灭，寿终之后皆得生天。

一分光明照于大千畜生境界，一切禽兽见佛光明，皆悉欢喜善心自生。虎狼狮子龙蛇毒恶之心皆悉消灭，慈心相向不相伤害，寿终之后皆生天上。

一分光明遍照大千地狱，铁围山间幽冥之处莫不明彻，一切地狱众生之类见其光明，又覩化佛欢喜踊跃，火灭汤冷，拷治酷毒皆得休息，冰寒狱中自然熅暖。地狱众生既得休息欢喜踊跃，诸化佛等各为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实时寿终尽得生天。

当于是时，光明、化佛弥漫三千大千世界，五道众生皆得度脱。

凡于如来光明入处各有所应：欲说地狱事，光从足下入；欲说畜生事，光从足上入；欲说饿鬼事，光从胫踝入；欲说人道事，光从髀入；欲说转轮圣王事，光从脐入；欲说罗汉事，光从口入；欲说辟支佛事，光从眉间入；欲说菩萨事，光从顶入；欲说过去事，光从后入；欲说当来今现在事，光从前入。

尔时，世尊现大变化，光明普照十方世界，大千境界雨众天花，无量伎乐不鼓自鸣，诸天人民一切大众，莫不欢喜倍加踊跃。于是世尊还摄神足，光明便还遶佛三匝，光从后入。无量诸天一切大众，异口同音赞叹：「如来功德巍巍难量，不可思议乃如是乎！」

于是阿难长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佛不妄笑，笑必有因。今日世尊欣笑如是，将欲自说先世宿行。」

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：「乃昔过去久远无量无数世时，此阎浮提有转轮王，名修陀梨鄯宁，王四天下，此阎浮提八万四千诸小国王，八万四千城。王有七宝：一金轮宝，轮有千辐，纵广四十里，周匝百二十里，王欲行时轮在前导，不宾伏者金轮自然在头上旋，自然降伏不用兵仗。二摩尼珠宝，着于幢头，昼夜常照千六百里。三白象宝，其象身体优修姝好白如雪光，王乘其上自然飞行，一食之顷周四天下。四紺马宝，朱色髦尾，王乘其上一食之顷遍四天下。五典兵臣，王意欲得百千万兵，自然而至。六典藏臣，王意欲须金银七宝衣被饮食，披其两手七宝财产一切所须，随意所欲从手中出而无有尽。七玉女宝，端正无比犹若天女，无有女人瑕秽之垢，身体香洁如优钵花，王意欲得清凉之时，身自然冷，欲得温时，身自然温，声如梵声常能使王欢喜踊跃，名曰玉女宝。王有千子勇猛无比。」

「王欲出时，七宝大盖常在其头上，七宝随从，群臣无数导从前后，百千伎乐其音和雅，巍巍堂堂不可称计。王千子中其最小者，见王如是，问其母言：『此何国王巍巍如是？』其母答言：『此是修陀梨鄯宁大转轮王，主四天下，汝之父也。不识之耶？』太子报言：『我当何时，应得为王？』母复答言：『王有千子，汝第一小，不应得王。』太子复言：『若不应得为王者，何用在家作白衣为？』即便长跪白其母言：『愿听出家作沙门，诣山泽中学于仙道。』母即听之，其母告言：『若汝思惟所得智慧，必还语我。』儿即许之。」

「即便剃头而着袈裟，诣于山泽精进坐禅思惟智慧，内解五阴、外了万物皆悉非常，一切受身众苦之器，飞轮王帝豪儁世主三界尊荣，犹若幻化空无吾我，缘会则有缘离则无，皆从痴爱因有诸行，以有诸行受一切身，五道之分便有众苦。若无痴爱则无诸行，以无诸行则无五道，以无五道则不受身，以无有身众苦便灭。思惟如是，霍然意解成辟支佛，飞腾变化六通清彻无所罣碍。如其本誓便还见母，现其神足身升虚空经行坐卧，身上出水、身下出



火，身上出火、身下出水，分一身作百作千作万无数，还合为一。其母见之欢喜踊跃头面作礼。母复问言：『从何所而得饮食？』答言：『乞匄自存。』母复白言：『莫更乞食，当受我请。从今以往在此园中住，愿当日日受我饮食，亦当使我得其福德。』时，辟支佛便受母请住于园中，其母日日自往饭之。于彼园中经涉数年，思惟身分瑕秽不净，身为苦器何用此为？便舍身命入于泥洹而般泥洹。其母即便耶旬起塔花香供养。

「王于异时，到此园中，见此塔即问左右：『而此园中素无是塔，谁起此塔？』辟支佛母即便白言：『是王太子之中第一小者。见王出时，而问我言：「是何大王巍巍如是？」我即答言：「修陀梨鄯宁转轮圣王，是卿之父。」复问我言：「我当何时，应得为王？」我语之曰：「汝于千子第一最小，不应得王。」其子便言：「若使不得应作王者，何用在家作白衣为？」便辞我出家学道，我便听之。我与共要：「若得道者必还见我。」剃除须发着于袈裟，诣山泽中精进坐禅成辟支佛道。如其所誓便还见我。我即请之在此园中，日日供养饮食所须。经历数年便般泥洹，在此耶旬起于塔庙。是其塔也。』

「王闻此语且悲且喜，答夫人言：『何不语我？我即当以转轮王位而用与之，我不得闻大有折减。而今虽死，我以王位而用与之。』即脱天冠七宝拂饰王者威服，着于塔上，王大七宝盖用覆塔上头面作礼，花香供养伎乐娱乐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乃昔尔时，修陀梨鄯宁转轮王者，今我身是。而我尔时，自我之子成辟支佛供养其塔，而以王位而用施之，大七宝盖覆于塔上，因是功德无央数劫作转轮王，主四天下，七宝随从，常有三千七宝之盖自然而至。无央数劫，或作天帝、或作梵王，至于今日。若我不取佛者，三千宝盖常自然至无有穷尽。供养一辟支佛塔，受其功德不可穷尽，何况供养如来色身，及灭度后舍利起塔、作佛形像供养之者，计其功德过踰于彼，百千亿倍，不可计倍，无以为喻。」

于时，大众皆大欢喜心悦意解，应时有得须陀洹者，斯陀含者，阿那含者，阿罗汉者，或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或住立不退转者，不可称计。尔时，大众皆大欢喜，遶佛三匝头面作礼各还本所。

于是世尊进至毘舍离城，到门阃上，而说偈言：

「在地诸天神，        虚空住诸天，  
诸来在此者，        皆当发慈心。  
昼夜怀欢喜，        当随正法言，  
勿得怀害意，        烧恼诸人民。」

## 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中

## 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下

失译人名今附东晋录

尔时，如来说是正真微妙语时，诸疫鬼辈皆走向摩竭国，毘舍离国病尽除差。时，佛复还摩竭国中，疫鬼复还毘舍离国。尔时，世尊往来七返，即便说言：「我从无数劫以来，所作功德作大誓愿，我今以此正真之行，除去一切众生身病并除意病。」

佛言：「我为尸毘王时，为一鸽故割其身肉，兴立誓愿除去一切众生危险。摩诃萨埵太子时，为饿虎故放舍身命。舍尸王时，自以身肉供养病人经十二年。阿弥陀加良王时，病自合药而欲服之。时有辟支佛病，与王同来从乞药，王自不服，即便持药施辟支佛，自作誓愿，使一切病皆悉除愈。修陀素弥王时，百王临死而济其命，令迦摩沙颍王使入正见，十二年恶誓使得销除。须大拏太子时，二儿及妇持用布施。摩休沙陀太子时，以药除众生病，复入大海得摩尼珠，复除众生贫困。摩诃婆利王时，二十四日自以身肉以供病人。羼提婆罗仙人时，割截手足不起恚意。迦尸王时，人民疫病，王受八关斋，起大慈心念于众生，人民病者皆悉除差。毘婆浮为解呪师时，人民疫病，以身血肉持用解除与鬼噉之，人民众病皆悉除差。梵天王时，为一偈故自剥身皮而用写经。毘楞竭梨王时，为一偈故于其身上而啄千钉。优多梨仙人时，为一偈故剥身皮为纸、折骨为笔、血用和墨。跋弥王时，国中人民尽有疮病，王自行见毒树，此毒树叶堕于水中，人饮此水令人有病，即拔毒树根株尽随以火烧之，人民疮病半得除差。其中故有不差者。王问医言：『众生疮病何以不差？』医答王言：『此疮病重，当得鱼肉食之乃差。』王闻其言，即到水边上树求愿作鱼：『今我以身除众生病，持此功德用求佛道，普除一切众生无量身病意病。审如所愿，其有众生食我肉者病尽除差。』即从

树上投身水中，便化成鱼而有声言：『其有病者来取我肉啖，病当除差。』人民闻声，皆来取鱼肉食之，病尽除愈。」

于是世尊自说：「前世宿行所作，结于誓愿今皆得之。今我以此正真之教，除去一切众生灾祸。」时，佛便自化身作两头，一头看毘舍离国，一头看摩竭国，疫鬼尽去还于大海，人民众病皆悉除差。五谷丰熟人民安乐，以法广化，并使意中诸欲之病，悉得清静，立之于道，一切人民皆大欢喜。于是诸比丘异口同音赞叹：「如来无量功德，甚奇甚特不可思议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我不但今除众生病饥渴之患，过去世时，亦复如是。乃往过去无数世时，此阎浮提有大国王名曰梵天，典阎浮提八万四千诸小国王，有二万夫人、嫫女一万，无有太子。昼夜愁忧，祷祠神祇，梵天天帝、摩诃霸梨天诸大神、日月天地，因乃得儿。时，子生皆端正殊好有大人相，名大自在天。为人慈仁聪明智慧，世之典籍星宿变运日月博蚀，一切技术莫不通达，复学医术和合诸药，宣令国中：『诸有病者悉来诣我，当给医药饮食占视。』人民闻令，诸有病者尽诣太子，国中大小皆悉欢喜莫不叹德，更不向余医轻慢余医；诸医师辈尽皆瞋恚妬忌太子。」

「当于是时，举阎浮提人民疫病加复谷贵，集诸医药不能令差，人民死者日日甚多。王大愁忧，命召诸医问其方药。时，有一医妬王太子者，心自念言：『今此太子是我怨家，今乃得便。』即白王言：『更有一方试尽推觅，王便可之。』实时便去，明日乃还，前白王言：『推得一方，若使大王得服之者，众病必除。』王即告言：『须何等药，便试说之？』医答王言：『当得从生以来仁慈愍众生未曾起于瞋恚意者，当用其血和药服之，得其两眼用解遣鬼，众病乃差。』王即答言：『从生以来不起瞋恚，此实难有。此事甚难，不可得也。』

「太子闻之白父王言：『此事易耳，不为难得。』太子白王言：『我是父王之子，我从生以来不曾恚瞋加害于人，常慈愍一切初无恶相。我身非常而无坚固，不久会亦当死；唯愿大王听我为药，除众生病。』王便答言：『我无子息，祷祠诸天日月星辰四山五岳，因乃得子。今宁亡身失国，终不听汝。』太子便白父王言：『我求佛道，今我以血施与众生，持此功德，佛诸经法尽当解了。我今以此肉眼施与众生，以此功德，当得如来智慧之眼，当为一切而作正导。大王虽无太子，故得为王；若使国土无有人民，为谁作王？使诸人民众病悉除，亦使父王无有忧愁。』王复悲泣答太子言：『今我

宁弃国王位，可哀之子实不能舍。』于是太子长跪叉手，白父王言：『今我求于无上正真之道，若使爱惜臭秽之身，云何得解如来智慧深妙之法？云何当得一切慧眼？唯愿父王莫得却我无上道心。』父王默然更无所说。

「医白王言：『我试取血持用和药与诸病人，若便得差乃出其眼，若不差者不须出眼。』于是太子刺臂出血，作誓愿言：『我以此血除众生病，持此功德用成无上正真之道，审成佛者，一切众生服此药者，病当除差。』便以血和药与诸病人，病皆除愈。医便白王：『其有病人服此药者皆悉除差，目前现事可不信也。』时，阎浮提八万四千诸小王臣民，闻大王太子自出其眼愍救一切，莫不悲泣，皆悉来集，长跪叉手白太子言：『唯愿大王太子！我曹宁自放舍身命，不使太子毁其眼目。汝之慈愍一切众生，不久成佛，愿莫自毁坏其眼目。』于是太子谏谢诸王臣民：『今我以此血肉之眼除众生病，持此功德用求佛道。我成佛时，当除汝等身病意病，莫得却我无上道心。』尔时，诸王一切臣民，闻是语已默然而住。于是太子便勅左右：『设施解具，欲挑其眼。』语左右人言：『谁能挑我眼者？』左右人民皆辞不能。时，医妬太子者，答言：『我能。』太子欢喜，报言：『甚快！』持刀授之，语医者言：『挑眼着我掌中。』便挑一眼着太子掌中。于是太子便立誓言：『今我以此肉眼施与众生，不求转轮圣王，不求魔王，不求梵王、色声香味细滑之乐，持此功德，用求无上正真之道，使我得成一切智眼，普为十方无量众生作大医王，除去一切众生身病意病，施众生智慧之眼。』作是语已即便持眼着于案上：『审如我心所愿者，一切众生病皆除愈。』父母见之即便闷绝，良久乃稣；诸王臣民举声啼哭，动于天地宛转自扑，或有迷闷绝者。

「适欲举刀更挑一眼，应时三千大千世界为大震动，三界诸天皆悉来下，见于菩萨为众生故，自挑其眼而血流出，无数诸天皆悉悲泣泪如盛雨。时，天帝释到太子前问太子言：『汝今慈愍为众生故，不惜身命出其肉眼，如是勤苦实为甚难。所作功德欲求何等？求转轮王、天帝、魔王、梵天？王子求何等愿耶？』太子答言：『不求圣王、天帝、魔王、梵天王也，不求三界色声香味细滑之乐，持此功德，用求无上正真之道，为十方一切众生作大医王，普除一切众生身病意病，施与众生智慧之眼，普离生死一切诸患。』时，天帝释一切诸天赞言：『善哉善哉！甚快难及！如汝所愿成佛不久。』时，天帝释即取其眼，还用持着太子眼中，于时，太子眼即平复，绝更明好踰倍于前。无量诸天即以天花而散其上，莫不欢喜。父王及母、夫人嫫女、诸王臣民，皆大欢喜踊跃无量。



「时，天帝释敕比婆芩(丹啖)摩大将军，逐诸疫鬼尽还大海，一切病者皆悉除愈。天帝便雨种种饮食，次雨谷米，次雨衣服，次雨七宝，一切众生病尽除差，皆悉饱满无饥渴者，人民欢喜国遂兴隆。却后数年父王命终，便登王位，坐于正殿七宝自至，为转轮王主四天下，莫不蒙庆，所作功德现世获之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太子大自在天者，则我身是。尔时父王梵天者，则今父王白净是。尔时母者，今我母摩耶是。尔时医挑我眼者，今调达是。尔时阎浮提人民者，今毘舍离国、摩竭国人民是。而我尔时亦除其病饥渴之困，我今亦复除去众生身病意病，亦使众生普得慧眼立于道证。菩萨行檀波罗蜜，勤苦如是。」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为佛作礼。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佛与千二百五十沙门俱，欲入城分卫。其佛欲入城之时，五百天人先放香风，吹于道路及诸里巷，悉令清净，不净瑕秽粪除臭处自然入地，悉令道路净洁。五百天人雨于香汁，道路街巷悉令润泽，而散天花。国王臣民见其瑞应，知佛当来，悉舍所好诸事缘务，皆悉驰走来迎世尊。人民见佛，中有扫地者，散花者，烧香者，持衣布地者，中有解发布地欲令佛蹈上而过者，以身投地四布令佛蹈上者，有持幡盖者，有作伎乐者，一心叉手以清净意而视佛；一切众生各各种种恭敬世尊。

时，有一婆罗门至为贫穷，无有花香供养之调，用自惭耻：「更无余计，唯当一心净意视佛。」即便恭肃敬意，以踊跃心叉手而住视于如来，以偈叹佛，而说颂曰：

「表容紫金耀，       三十二相明，  
一切众生类，       覩者莫不欢。  
见佛心踊跃，       忧愁皆消除，  
永度生死海，       稽首礼大安。」

尔时，世尊欣然而笑，五色光从口中出，有千百奇，一一光头出无数明，一一光端有七宝莲花，一一花上皆有化佛遍照十方。下至诸大地狱，上至三十三天，遍照五道幽冥之处，极佛境界莫不大明，三千世界诸天人民，见佛光

明莫不踊跃，各离宫殿舍其所乐，咸至佛所。听说经法而得度者，见其光明而得度者，或闻化佛所说经法而得度者，或有寻光来至佛所而得度者。无量地狱拷治之处悉得休息，寿终之后尽得生天。一切畜生禽兽之处善心自生，慈心相向不相伤害，寿终之后亦得生天。饿鬼之中都悉自然得百味食，无有饥渴之想，欢喜踊跃无复慳心，寿终之后尽得生天。无量众生，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，哑者能语，跛者得伸，拘躄能行，癱残百病皆悉除愈，牢狱系闭悉皆放解。当尔之时，大千世界诸天人民，一切大众莫不欢喜，心皆清淨无复三垢，其中或有得生天者，得道迹者、往来者、不还者，得罗汉者，得辟支佛道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或有坚住不退转者，各各如是不可称计。世尊光明照十方已，还遶身三匝从眉间入。

于是阿难更整衣服，长跪叉手前白佛言：「世尊今笑必有所因，唯愿说之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见此婆罗门不？」

阿难对曰：「唯然已见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婆罗门以清淨心一偈叹佛，从是以后十三劫中，天上人中封授自然，常得端正言辞辩慧，人所赞叹，不堕三涂八难之处，却后皆当成辟支佛，名曰欢悦。」一切众会闻佛所说，皆悉欢喜歌叹佛德。

阿难白佛言：「如来功德不可思议。此婆罗门一偈叹佛，所得功德不可限量，快乃如是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婆罗门非但今日而赞叹我而得善利。乃往过去世，波罗奈国王名婆摩达多，而出游猎，象兵马兵车兵导从前后。游猎于山得一白象，身白如雪光泽可爱而有六牙。王得此象大用欢喜，即付象师令使调之。于时，象师即着枷鞅鞞大杖闭之。于时，其象悲泣泪出，不欲饮食经于七日。象师怖慄：『此王家象，若不饮食不久便死。』即白王言：『所得白象不肯饮食，悲泣泪出。』王闻其言即往看之。王问象言：『何以不食？』象便作人语而白王言：『我心愁忧，唯愿大王当去我愁。』王复问言：『有何等愁？』象答王言：『我有父母，年老朽迈不能行来，更无供养者，唯我供养采取饮食。若我在此拘系无供养者，便当俱~~歿~~。用为悲愁。大王若有大慈。放我使去，供养父母毕其年命，自当来还供养大王，不违此誓。』王闻其言

怆然不乐，即赞叹言：『汝虽畜生修于人行，我虽为人作畜生行。』王即长跪解象令去。

「时，象便去，供养父母经十二年，父母终亡，即便来还诣于王宫。王见象还益加欢喜，七宝庄严璎珞其身。王欲出时，象在前导，王爱此象过踰太子，众象中最，因名象幡。时，有贫婆罗门欲诣王乞，便问人言：『作何方便可得财贿？』有人语之：『王有白象甚为敬爱，汝若能叹此象者，乃可大得。』时，婆罗门伺王出时，在路傍住，即叹白象而说偈言：

「『汝身甚姝好，        犹若天帝象，  
    众象相具足，        福德甚巍巍。  
    形影无双比，        犹若白雪光，  
    身体甚难及，        奇特不可量。』」

「尔时，国王闻叹白象，大用欢喜，赐婆罗门金钱五百，便用致富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尔时象幡者，则我身是。时婆罗门者，今此婆罗门是。尔时叹我而得益利，用济穷乏。今我成佛而复叹我，获其福报不可限量，因得济度生死之难。」

阿难长跪前白佛言：「若使有人四句一颂赞叹如来，当得几许功德之报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正使亿百千那术无数众生皆得人身，悉得成就辟支佛道，设使有人供养是等诸辟支佛，衣被饮食医药床卧敷具满百岁中，其人功德宁为多不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甚多甚多，不可计量。」

「若使有人四句一偈，以欢喜心赞叹如来，所得功德，过于供养诸辟支佛得福德者，上百千万倍亿亿无数倍，无以为喻。」

贤者阿难、一切大会，闻佛所说、皆大欢喜，遶佛三匝头面作礼。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波罗奈国精舍中止。诸佛之法，昼三时、夜三时以正觉眼观于众生，谁应度者輒往度之。时，波罗奈王有辅相婆罗门，新取妇，甚为爱敬。其妇白夫：「与我一愿。」辅相答曰：「欲求何等，恣随汝意。」妇即报

言：「听我施佛及比丘僧，手自斟酌，听说经法。」夫即可之：「从汝所欲。」

尔时，世尊知其应度，明旦晨朝着衣持钵往诣其家。辅相夫妇闻佛在外，欢喜踊跃即出奉迎，稽首佛足施設床座，请佛入坐供施甘饌。世尊食毕，辅相夫妇手自执水灌世尊手。于是如来洗手漱口已讫为说经法，赞施之德、持戒之福，天上人中封授自然，尊荣豪贵富乐无极。虽复高尊，诸欲自恣，不能得免三涂之苦。地狱之中火烧汤煮，刀山剑树火车炉炭，刀锯解析甚酷甚痛，不可具陈，饿鬼中苦，身瘦腹大咽细如针孔，骨节相敲共相切磨举身火然，百千万岁不闻水谷之名，饥渴甚困不可具说。畜生中苦，虎狼狮子蛇蟒蝮虻，更相残害互相噉食，三涂之中恶心炽盛，无有善意大如毛发，宛转苦毒无有出期。唯舍诸欲，思惟正谛，尔乃得离众苦毒耳。受三界身悉皆有苦，一切众苦皆从习生，由习诸欲三毒之垢，诸行之报便有众苦。断绝三毒销然诸欲则无诸行，众行已尽则不受身，已无有身众苦便灭。欲尽诸行一切缚者，唯当思惟八正之道。

佛为辅相夫妇说此法已，应时，夫妇欢喜踊跃入四正谛，即于佛前得须陀洹道。于是夫妇观家如狱、见欲如火，不乐恩爱，长跪白佛：「愿为沙门。」佛即可之。须发自堕，法衣在身，其夫便成沙门，妇即成比丘尼，俱随佛后到于精舍。

尔时，世尊重为说法，三十七品诸禅三昧。思惟意解诸欲永尽，俱成罗汉六通清彻。时，诸比丘赞叹如来神力智慧，并复赞叹二阿罗汉：「甚奇甚特！在于尊豪便能放舍尊贵荣禄，其妇少壮弃欲舍乐，甚为难及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此阿罗汉，乃前世时亦有好心，今意亦好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婆罗摩达王，王有辅相名比豆梨，为人慈仁，聪明博达靡所不通，唯以十善而用教化，王及臣民莫不咨受，王甚敬爱。时，海龙王名波留尼，王有夫人名摩那斯，王甚爱敬。于时，龙王欲至天上会于释所，龙王持妇囑宫中五百嫔女，无得娆恼触误其意。龙王去后，于时，夫人坐自思惟宿命之事，忆念前世为人之时，毁失禁戒今堕龙中，即便不乐悲泣泪出。诸侍女辈见其不乐，咸共问之：『何以不乐？』夫人答言：『忆念先世本为人时，坐犯禁戒，今作龙身，受此毒恶丑秽之形。用为不乐。』问诸侍女：『作何方便，得脱龙身生于天上？』诸侍女言：『以龙之形含毒炽盛，求脱龙身生于天上，甚难甚难！求索人身尚不可得，况生天上？』中有一女而便



答言：『我曾闻于阎浮提波罗奈国婆罗达王有一辅相，至为慈仁智慧无比，一切经典靡不通达，生天人中五道所趣悉皆知之，五戒十善而用教化。能往问之，乃知生天所行之法脱龙之行。』

「龙王来还，见于夫人颜色不乐，即便问言：『何以不乐？』夫人答言：『阎浮提波罗奈国婆罗达王，有一辅相名比豆梨，至为慈仁怜愍众生，智慧无比，一切经籍靡不通达，欲得此心而用食之，欲得其血而欲饮之，若得此者我愁乃除。』龙王答言：『莫得忧愁，我当求索。』于是龙王有亲友夜叉，名曰不那奇，语夜叉言：『而我夫人闻阎浮提波罗奈国王有辅相名比豆梨，为人慈愍智慧第一，一切经籍莫不通畅，欲得此心并及其血而饮食之，为我索来。』持两明珠而用与之，于是夜叉即便受教取明珠去，到阎浮提化作贾客，入波罗奈城捉摩尼珠，行人问之言：『汝持此珠欲卖之不？』答言：『不卖，欲用博戏。』即便白王：『外有贾客持二明珠，欲用博戏。』其王闻之大用欢喜，王自恃巧博必定得胜。王言：『将来。』即唤入宫。时，王问言：『欲愿何等？』夜叉答言：『我得胜者，持比豆梨与我；王若得胜，此珠属王。』王便可之。诸臣左右咸皆难之。王利明珠，自恃巧博我必得胜，不用臣语，即便共博。夜叉得胜，得比豆梨。于时，夜叉捉比豆梨径飞虚空。王失比豆梨大用愁忧，诸臣皆言：『王行五事亡国失位：一者博戏，二者嗜酒，三者耽荒女色惑于音乐，四者好出游猎，五者不用忠谏。行此五事，王不得久。』

「于是夜叉担比豆梨，到于山间便欲杀之。时，比豆梨问夜叉言：『何以杀我？』夜叉答言：『龙王夫人闻汝聪明智慧第一，为人慈仁，欲得汝血并及其心。是以杀汝。』比豆梨言：『汝之愚痴不解意趣。闻我智慧欲得我血者，欲得我法；欲得我心者，而欲得我心中智慧。共往见之，欲须何等，我尽与之。』时，比豆梨即为夜叉说：『人作恶有五事：一者作事仓卒而不审谛，二者后常多悔，三者多怀瞋恚无有慈心，四者恶名远闻人所憎嫉不欲见之，五者死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修善之人有五事好。何等为五？一者所作审谛，以法自御而不卒暴，后无所悔；二者多慈愍心，无所加害；三者好名流布声震四远；四者人皆敬爱犹若师父；五者死生天上及与人中，快乐无极。』

「于是夜叉闻其所说心即开解，头面作礼稽首其足，即从比豆梨求受教诲。时，比豆梨为说十善生天之法。夜叉闻法，欢喜踊跃奉而行之。即将比豆梨至龙王所，夫人见比豆梨欢喜无量，头面作礼稽首归命，设施宝座供百味

饌。于是比豆梨便为龙王及夫人，说于五道所行罪福：『摄身三恶，慈愍众生无所伤害，除舍慳贪义让不盗，观欲瑕秽离于女色贞洁不淫；言常至诚无有虚欺，言常柔软无龕犷辞，和其鬪诤不讼彼此，语则应律不加绮饰；心常慈忍不起瞋恚，见人快善代用欢喜无嫉妬心，一心奉信佛法圣众及至真式，明了罪福意无狐疑。行此十善具足无缺，便得生天，七宝宫殿所欲自然。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绝酒不醉，五事具足生于人中，国王大姓长者之家，尊荣豪贵富乐无极。无有慈心残害众生，强劫人财盗窃非道，淫犯他妻爱欲情态无有厌足；妄言，两舌，恶口骂詈，瞋恚嫉妬；不孝父母，不信三尊，背正向邪；行此诸恶死入地狱，烧炙榜笞，万毒皆更痛不可言。负债不偿，借贷不归，抵突无信，懦弱自大，谤毁三宝，死堕畜生，驴马骆驼、猪羊狗犬、师子虎狼、蚯蚰蝮蝎[虫\*(打-丁+片)]蜴及余禽兽，更相残害毒心炽盛，宛转受苦无有出期。慳贪嫉妬，不肯布施不知衣食，不信三尊，慳火所烧，死堕饿鬼形体羸瘦，骨节相[敲-高+亭]举身火然，百千万岁无有解时，昼夜饥渴初不曾闻水谷之名。唯行十善摄身口意，长得生天快乐无极。』

「于是龙王及与夫人、一切诸龙、悚然心惊毛竖，皆奉十善摄身口意持八关斋，诸龙欢喜。

「当于是时，金翅鸟王欲来瞰龙，尽其神力而不能近。于是诸龙甚自欣庆怪未曾有。龙王，夫人，大海诸龙、一切夜叉、尽奉十善，莫不欢喜作礼稽首。龙王即问比豆梨言：『大师欲还阎浮提不？』答言：『欲还。』于是龙王即以栴檀摩尼明珠，及诸妙宝贡上菩萨；夫人、嫫女、一切诸龙及诸夜叉，各各奉上异妙珍奇，还送比豆梨至波罗奈，稽首作礼欢喜辞去。大海诸龙及诸夜叉，毒心销灭死皆生天。

「婆罗达王及诸群臣、一切人民，还得覲见师比豆梨，皆大欢喜，头面作礼问讯起居。时，比豆梨为王具说本末如是。王及臣民，莫不欢喜叹未曾有。于是比豆梨以摩尼珠举着幢头，至心求愿，即雨七宝衣被饮食遍阎浮提，无量臣民皆悉丰乐。

「时，天帝释及与人王，大海龙王迦留金翅鸟王，各舍诸欲来在山泽，持斋坐禅自守身心，各各自言：『我得福多。』天王自言：『我舍天上诸欲之乐，今来在此摄身口意，我得福多。』人王复言：『我舍宫中诸欲之娱，来在此间守身口意，我得福多。』龙王复言：『我舍大海七宝宫殿诸欲之乐，今来在此守身口意，我得福多。』金翅鸟王亦复说言：『今此龙王是我之

食，我今持斋摄身口意，无伤害心而不食之，我得福多。』于是四王各自叹说意不决了，便相谓言：『今当共往问师比豆梨。』即往比豆梨所，头面作礼，各白如是：『谁得福多？』菩萨答言：『汝等各竖四幢幡，青色白色黄色赤色。』即便受教竖四幢幡。菩萨问言：『其影异耶？一种色乎？』四王答言：『幡色各异，其影一色而无有异。』菩萨答言：『汝等四王各舍所欲，而来在此持戒自守，所得功德皆悉同等而无差异，如四色幡其影一类而无有异。』于时，四王闻其所言，各各意解欢喜踊跃。时，天帝释即以天上劫波育衣奉上菩萨。于时，人王即以杂妙之宝，上于菩萨。大海龙王即以髻中摩尼宝珠，以上菩萨。金翅鸟王天金[巾\*弗]饰以贡菩萨。于时，四王皆大欢喜作礼而去。时，阎浮提一切民人、龙及夜叉，尽行十善。当是之时，世有寿终者尽皆生天，无有堕于三涂中者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国师比豆梨者，今我身是。尔时龙王波留尼者，今辅相是。龙王夫人摩那斯者，今此辅相妇是。昔为龙时，从我闻法欢喜入心，得脱龙身生于天上。今我得佛，从我闻法欢喜意解，即便出家思惟智慧，诸欲永尽俱得罗汉。过去世时其心亦好，至于今世其心亦好。」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为佛作礼。

## 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下

---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55 菩萨本行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1 (Big5), 完成日期：2011/03/02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
---